

创作谈

# 两行清泪为思亲 一寸丹心图报国

冯少协



黄旭华——想起母亲的牵挂(油画) 冯少协作

30年,儿子的青丝化作白发,从而立走向花甲;30年,母亲的银丝化作黄发,从花甲迈入鲐背。30年,不变的是以身许国;30年,不变的是母子情深。在这幅画中,我想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位怀着对母亲深沉的思念、至今也难忘母亲的牵挂,毕生为国尽忠的百岁老人——黄旭华。

以身许国,甘做隐姓埋名人。1958年一纸调令,黄旭华只身投入与世隔绝的荒岛,在潮热海风的陪伴下开启了核潜艇研制事业,一干就是一辈子。为保守国家最高机密,30载春秋岁月,他从未回乡探望双亲,从未向家人透露工作信息,从未告诉家人通信地址,甚至未能陪伴父亲最后一程。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常言“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30年后母子团

聚,热泪奔涌。儿子的歉疚和母亲的体谅随着滚烫的泪珠,定格在时空的画面。

潜心科研,誓干惊天动地事。黄旭华带领团队投身新中国核潜艇事业:没有资料,他们从国外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潜艇的只言片语;没有技术,他们用算盘和计量尺反复核校研究数据。年逾花甲的黄旭华不顾个人安危,亲身参与深潜到极限,甚至在潜艇深潜到发出警报后,还在认真记录实验数值,成就了世界上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佳话。在没有任何国外援助的情况下,从未曾见过潜艇到项目立项13年,中国首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从拼装美式玩具研究数据到项目立项2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

家。速度之快、成就之巨,震惊世界。中国海军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海上战略力量的崛起和海上强军梦,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核潜艇之父”夜以继日的拼搏付出。黄旭华的人生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却力量无穷!

毕生奉献,永怀赤子报国心。如今,我国核潜艇事业发展正大步向前,黄旭华最牵挂的仍是祖国的科学事业。他将2000万奖金全部捐出用于国家搞科研。耄耋之年的黄旭华豪言“我还要为国家工作20年”。黄旭华用他披肝沥胆的精神,为祖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一生,深刻诠释着中国知识分子最忠诚的赤子之心,最朴素的家国信念、最坚定的使命担当。他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的脊梁”!

## 文徵明与《惠山茶会图》卷

吕伟涛



《惠山茶会图》卷(故宫博物院藏) 文徵明(明)作

《惠山茶会图》卷是文徵明中晚年较有代表性的细笔山水作品之一,此图描绘了文徵明与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游览无锡惠山,并于山中“第二泉”边饮茶赋诗的情境。

惠山泉位于无锡市西郊惠山中,是开凿于唐代的名泉,其泉水甘冽,极适煮茶,因此逐渐声名远扬,人称“天下第二泉”。至于“第二泉”之名出于何处?根据唐人张又新所著《煎茶水记》中的记载,这是源于“茶圣”陆羽的说法。

陆羽是唐代著名的品茶大家,著有传世经典《茶经》,对于茶事极为精进,对于泉品、茶品的鉴别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超群的天赋,因此被后世尊为“茶圣”。而惠山泉由于“茶圣”陆羽亲定为“第二泉”而声名远播,逐渐成为后代文人雅士所青睐。

张又新《煎茶水记》中的记载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并不完全可靠,但根据陆羽作《游惠山寺记》可知,他确实到过惠山品泉试水。由此可以说明惠山泉早在其开凿初期,就已经名声大振。

宋代,惠山泉更得文人雅士之喜爱,甚至有人不远万里从无锡惠山汲泉水运至京城用来煮茶。品茶赋诗历来是读书人之雅好,一般茶客或许只会关注到茶叶的优劣,而真正的爱茶之人更会关注到煮茶之泉的品第高低。因此文人雅士纷纷效仿“茶圣”陆羽的做法,前往惠山亲试泉水,用“天下第二泉”煮茶待友,追忆先古之文雅风韵。因此,诗人杨万里作《惠泉分茶,示正字长老》中云:“须烦佛界三昧手,拈出茶经第二泉。”苏轼亦有《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云:“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到了元代,画家赵孟頫也作过有关惠山泉的诗,《留题惠山》云:“南朝古寺惠山前,裹名来寻第二泉。”可见,自从唐代陆羽亲自前往惠山试泉并将其评为“天下第二泉”后,文人雅士便纷至沓来。且陆羽的传世名作《茶经》一直以来

被文人茶客奉为煮茶、品茶之道的先导,因此他们的爱茶之法更是深受陆羽的影响。他们不再局限于评定茶叶本身的好坏,开始关注煮茶之泉对于茶汤的影响。

若说“品茶”之举太过普通又有庸庸风雅之嫌,那么“试泉品茶”之举应是茶事活动中的一大雅事了,因为只有真正懂得煮茶、品茶之道的人,才有此行动。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惠山品泉”这一活动反复地出现在历代文人雅士的诗文中,逐渐成为他们显示自身高雅品位的艺术创作母题。

正如明人冯梦龙《唐解元一笑姻缘》中所记,唐寅一路追着秋香到了无锡,突然却要放弃追赶而去惠山试泉,说道:“到了这里,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小说中唐寅的说法虽然过于直白,但却直截了当地反映了当时文人雅士“惠山品泉”的心境。

而“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徵明,也对惠山泉极为热衷,在诗中多次提及,《咏惠山泉》中云:“少时闻《茶经》,水品谓能记。如何百里间,惠泉曾未试。”从诗中看,文徵明当时并未到过惠山,对于惠山泉的了解还仅限于陆羽《茶经》书中所记。但他非常期待有朝一日能够一睹“天下第二泉”的真容,携带佳茗来此品水试泉。后来文徵明已然尝到了,却依旧时常于诗中提及惠山泉的滋味,《雪夜郑太吉送惠山泉》中充满了他对惠山泉的偏好:“有客遍分第二泉,分明身在惠山前。”

此卷《惠山茶会图》,便是正德十三年(1518)文徵明与众友人相约惠山试泉品茶后所作。文徵明用其温润古雅的小青绿山水记录下了“惠山品泉”真实的文人茶会图景,画作像是一张艺术化的纪实照片。

《惠山茶会图》卷前,有蔡羽所作的《惠山茶会序》,从序中可知,参与此次茶会的共有七人,即文徵明、蔡羽、王守、王宠、汤珍、潘和甫、朱朗。根据“履约兄弟以煮茶法,欲定水品于惠”之句,可知此次茶会最初的发动者应是王宠、王守兄弟二人,他们欲前往惠山亲自试泉品茗。文徵明此番与友人相约出游甚是开心,收获颇多,不仅作画以记之,归后还另赋诗一首记录此次出游,足见其重视。后来,文徵明还写过《还过无锡同诸友人游惠山酌泉试茗》。

此番一同出游惠山的七人,他们除了有着共同的饮茶喜好之外,身份处境也颇为相似。七人中,除了潘和甫与朱朗身份不详以外,其他五

位在当时都只是生员。正德十三年时,文徵明已经七次应考失利,蔡羽此时也有八次应考失利。虽然王守后来考取进士,但那是后话了。

明崇祯《吴县志》中,这样记载:“汤珍、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辈并为文酒交,诸子皆因抑,守独显要。”文中用“困抑”一词,来形容除王守以外其他人的处境。文徵明作于“惠山茶会”前一年正德十二年(1517)的长诗《除夕感怀》中云:“人生百年恒苦怪,一举已废三十年。”当时的他,七次乡试无一考中,除夕之夜,挫败感涌上心头,令他夜不能寐,内心满是惆怅。虽然此后文徵明并未丧失信心,继续参加考试,但当时的他,确实是一个内心郁结无法排遣的失意之人。

不难看出,此七人结伴出游惠山之时,很可能就是他们人生中极为苦闷、忧愁的岁月。于是他们将内心的压抑与郁结放逐于山水泉林之间,寄情山水以忘却世俗的烦扰,这或许就是文徵明创作《惠山茶会图》卷的主要情感基调。

在参与“惠山茶会”的人中尤以王宠与文徵明最为喜茶。明崇祯《吴县志》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王宠的记载:“王氏性嗜茗,不乐尘井。既筑草堂石湖之阴,冈回径转,藤竹交荫,每入其室,笔砚静好,酒美茶香……”证其品性闲静嗜茶。

文徵明也是一个地道的爱茶之人,他著有《龙茶录考》,对北宋蔡襄的《茶录》做了详尽的考证与研究。《茶录》是继《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茶论著作之一,文徵明对《茶录》的版本、时间、收藏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详尽的考证,说明他对饮茶文化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独到的思考。

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文徵明的《茶具十咏图》轴,该图描绘了一位高士静坐于山间草屋内饮茶的图景。文徵明于画面上方题咏的《茶具十咏》五言律诗十首,分别为“茶坞”“茶人”“茶笋”“茶藏”“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茶具十咏图》轴作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春,文徵明由于身体抱恙未能与茶人朋友同去参加茶会,恰巧佳友送来些好茶,便命小童汲泉烹茶,独自于家中品茶,并作此小画。偶然追忆起唐人皮日休和陆龟蒙的《茶具十咏》诗句,便即兴仿照他们二人的形式作了十首五言律诗,抄录于画面上方。从中看出,文徵明对饮茶时所用的茶具也是十分讲究的。

在文人茶会中,茶友们品泉、煮茶、赋诗、作画,这种以饮茶为主要动因的文人雅集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文学和艺术的进步。

## 我自己和这个世界

李寂荡

如果说我有点什么天赋的话,也许我有绘画的天赋。我对声音的记忆远不如对图像的记忆。记忆是创作的一个前提。

我清楚地记得,在近半个世纪之前,我还没有上小学,便开始画画了。我记得是用一块红瓦片在水泥地上临摹了一只爆竹包装外壳上的鸟。当我画下那只鸟时,内心欣喜无比,仿佛是自己创造了一只鸟。

从小学到大学,我的绘画几乎都是全校第一的水平,但可惜读中学时没有美术班,怎么报考美院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也许是我终身的遗憾。有时我想,要是我读了美院,一门心思画画,或许我已成了一名著名画家。

我画画基本上是自学,而且是断断续续的。疫情前,我又重新拿起了画笔,一画就是三年,画了数十幅作家诗人素描——其中,给《诗歌月刊》画了一年的封面,给《边疆文学》画了一年的封二,《大家》《作家》等其他报刊也专版刊登过我的习作。并且,今年在贵阳中天美术馆和云南省图书馆举办了个人画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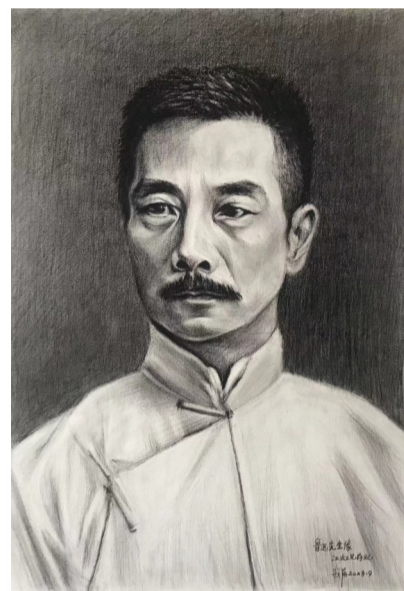
画画让我心无旁骛,给我带来了不少快乐。尽管我是以照片为蓝本作画,但我感觉到,正如作家的写作是作家的自传一样,画画几乎也是画家的“自画像”——哪怕像梵高画一双鞋,也是因为所画的人与物都打上画者的精神烙印。正如我画的作家、诗人,无论他是男性、年龄、种族、长相,都有我的影子,都包含着我的气质。譬如,我画的川端康成,就是李寂荡的川端康成。

疫情期间,因为出门少,给了我更多的画画时间。不料途中突发眩晕症,并引发了重度焦虑症和中度抑郁症,中断了半年。当时看着画板,只能望洋兴叹,甚至绝望。当病情有所好转后,我又继续。专注于画画,缓解了疾病对我的折磨,当人物逐渐在纸上清晰地呈现出来时,我感到了快乐。很多时辰,我感到我在和我画的人物谈心、对视,他(她)仿佛成了我的知交。我发现,我画画时一心想追求的是准确,但画出人物的神情总是彰显出我作画时的精神状态,比如孤独、焦虑、喜悦、期待、恐惧、落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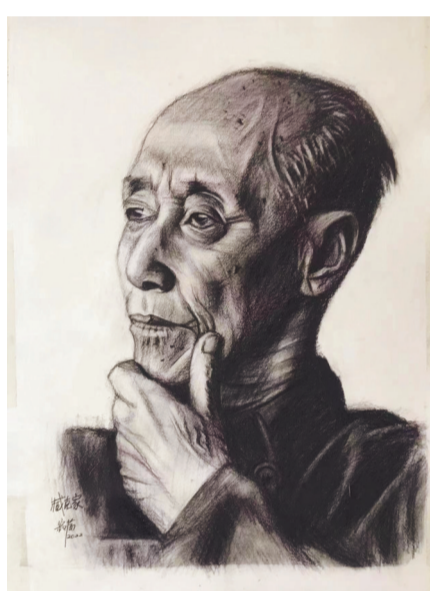
几乎在重新画画的同时,我又重新尝试做翻译,做翻译也是与大师的交流,我译作的文字间自然也弥漫我翻译时的情绪。

下一步,我要拥有一个画室,除了画素描肖像,也可以画油画、画风景了。愿苍天佑我,疾病早日痊愈。

(作者系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期刊协会副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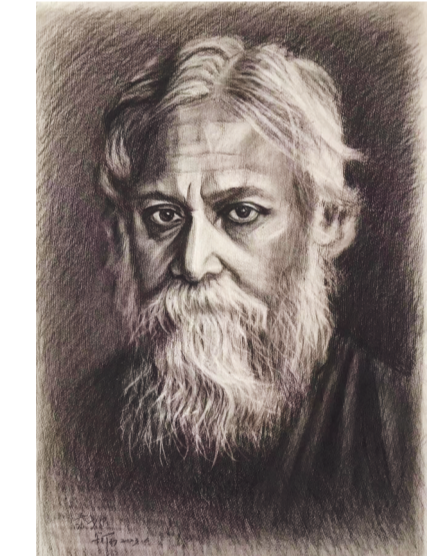
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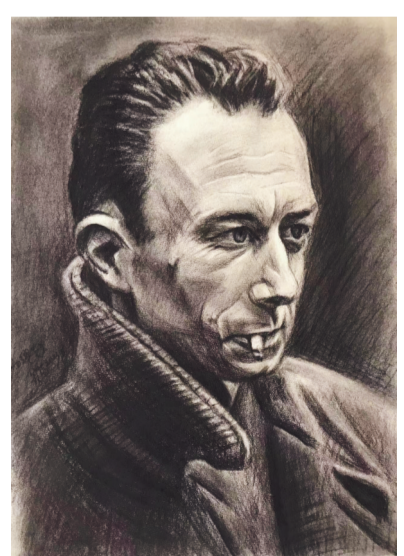
臧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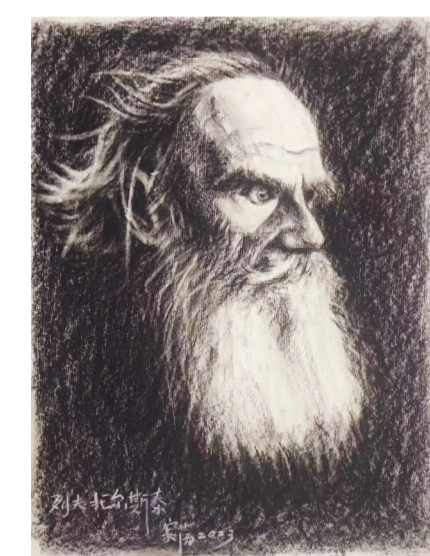
萨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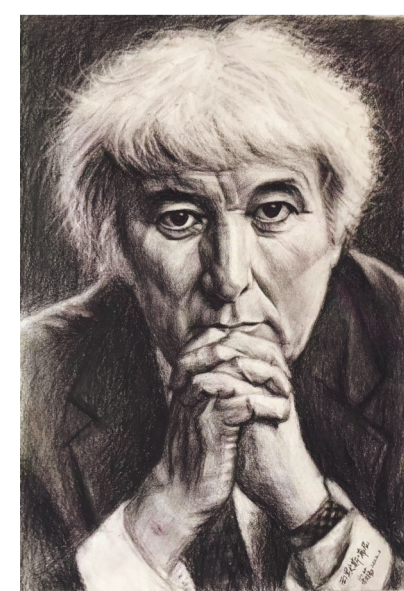
泰戈尔



加缪



列夫·托尔斯泰



西默斯·希尼

# 作家水墨

林月



文博足迹